

年选
大系

2003 ZHONGGUO NIANDU ZUIJIA
GUSHI

2003

中国年度最佳

《山海经》选编 陈惠芳 主编

◆ 潮江出版社

故 事

年选
大系

2003 ZHONGGUO NIANDU ZUIJIA
GUSHI

2003

中国年度最佳
故 事



《山海经》选编 陈惠芳 主编

◆ 潘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3 中国年度最佳故事 / 陈惠芳主编 . —桂林 : 漓江出版社 , 2004.2

(2003 年选系列)

ISBN 7 - 5407 - 3115 - X

I .2... II . 陈... III .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3840 号

2003 中国年度最佳故事

编者 ⊙《山海经》选编 陈惠芳主编

责任编辑 ⊙李伟光

封面设计 ⊙罗 云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址 ⊙桂林市南环路 159 - 1 号 **邮编** ⊙541002

电话 ⊙(0773)2821573 2863956(营销部) 2865335(邮购)

传真 ⊙(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 : ljcb@public.glpi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 ⊙桂林漓江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字数 ⊙316 千字

印张 ⊙11.75

版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 - 5407 - 3115 - X/I · 1900

定价 ⊙18.50 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编者的话 陈惠芳 (1)

新故事 · 新传说

沽镇悲歌	周宝忠	(3)
母爱作证	风中瘦竹	(27)
倩倩的果篮	徐 洋	(36)
两陪先生	齐运喜	(40)
胖嫂擦鞋	黄华明	(46)
黑老伯之死	石松泉	(52)
名画之谜	陈秋生	(54)
老憨卖瓜	赵庆平	(61)
球跟球不一样	朱 湘	(64)
三道菜	郭 选	(67)
缘来一家人	柴兴志	(72)
一张车票	赵文辉	(76)
脑袋被驴踢了	赵维忠	(79)

爱在心中口难开	钱 岩	(83)
送钱	杨家盈	(90)
冯四管闲事	宋文奇	(92)
二十年后再相见	李 毅	(94)
烟鬼戒烟	阮 昭	(97)
挥泪送“贪官”	马敬福	(101)
鞋匠	许申高	(106)
洪水带来的团圆	庞洪成	(108)
扶贫鸡	张 眉	(113)
想整容的小女孩	胡小卫	(116)
你嫁给我丈夫好吗	刘六良	(118)
替身爸爸的奇情遗恨	傅昌尧	(122)
意外的感动	林永炼	(135)
特等奖背后的惊天大案	苏景义	(138)

民间传说

金匾血泪	曾明贵	(152)
齐白石争画	聂晓瑞	(157)
袁世凯葬母	孙方友	(159)
陈骨柳散	李宗儒	(162)
舍友保国	曲凡杰	(172)

清官故事

永无归期的巡狩	尹洪林	(179)
---------	-----	-------

民 间 传 奇

- | | | | |
|------|-------|-----|-------|
| 吹画恋 | | 相思子 | (195) |
| 猴子侍卫 | | 冰 夫 | (201) |
| 月婆菩萨 | | 安昌河 | (204) |
| 绝杀 | | 安昌河 | (212) |

民 间 奇 案

- | | | | |
|---------|-------|-----|-------|
| 泪血倒木棺 | | 顾文显 | (218) |
| 义厨雪冤 | | 王永坤 | (230) |
| 神捕神技破奇案 | | 翁健华 | (244) |

聪 明 人 的 故 事

- | | | | |
|----------|-------|--------|-------|
| 鲁师爷惩恶 | | 美 怀 整理 | (257) |
| 柱子酬贼 | | 民 文 | (261) |
| 王任远巧辩不白冤 | | 杜恩泽 | (262) |
| 妙手救风尘 | | 皓 琛 | (265) |

皇 宫 里 的 故 事

- | | | | |
|-------|-------|-----|-------|
| 滴血的亲情 | | 王永坤 | (269) |
| 格格试婚 | | 严志清 | (279) |
| 英雄太监 | | 王洪震 | (284) |

历史故事

- 三不管镇传奇 费三多 (297)
草莽悲情 吴天 (307)

海外奇闻

- 吹口哨的女人 徐彦 (327)
背负绝世珍品 王建华 (332)
神秘人的神秘要求 刘六良 (341)
柜中谜 李健 (346)
谋杀提前到来 吕新建 (351)
逃离死亡隧道 徐爱华 李娜 (359)

科幻故事

- 克隆人桑姆 李宗儒 (363)

编者的话

陈惠芳

本集收入的五十七篇作品，分别选自二十多家故事杂志和报纸。综观 2003 年的故事作品，无论在题材的选取上，还是在表现的形式上，或者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都较过去更具匠心，更具特色，有不少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作品。

题材的选取上，特别表现在新故事创作方面，这年度更加关注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着力反映他们的思想情感。与小说、电影、电视有所不同，新故事作品中很少表现高官、大款或者名家什么的，而多是些“小人物”。本集中的 28 则新故事新传说，主人公绝大多数是生活在基层的老百姓，他们是老教师、小职员、打工崽、下岗女，是患病的女孩，是穷苦的母亲。作者表现他们在逆境中顽强的拼搏，不懈的努力，表现他们高尚的品格和可贵的精神。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生活的五光十色，体味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在故事创作的表现形式上，更加活泼多样。也许是日常生活给了人们太多的压力，不少作者不约而同采用了一种较为诙谐的笔调来反映现实生活，如故事《两陪先生》、《球跟球不一样》、《脑袋被驴踢了》、《烟鬼戒烟》、《送钱》等，让我们读来轻松愉快；而如《沽镇悲歌》、《母爱作证》、《爱在心中口难开》、《永无归期的巡狩》、《滴血的亲情》等篇，则是以炽热的情感深深地打动了我们，让我们如喝一杯醇酒佳酿，回味久久；故事《扶贫鸡》、《冯四管闲事》等，则以辛辣的讽刺见长，让人读后有种痛快淋漓之感；而《克隆人桑姆》，则以大胆而奇特的想像，把人带入一个全新的境地，让我们感

到既新奇又有趣……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或悲或喜，表现的形式可谓多姿多彩，丰富异常。

在故事的可读性方面，作者也越来越讲究。故事作者都明白，要想人家看你的作品，必须得有吸引人之处，有别人还没有的“绝”处。为这，很多故事作者常常是煞费苦心，竭尽全力。本集中的故事，各有优点，各有“绝”处。有的是情节曲折迷离跌宕起伏，有的是大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或奇，或趣，或妙，或巧，让读者读后或会心一笑，或久而不能平静，或拍案叫绝。遗憾的是，2003年度还有不少优秀之作，如刊发在《山海经》上的《县委书记下跪》、《大狼山情仇》、《血染的箴言》等，因篇幅有限，本集不可能一一收入。

为什么故事文学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我想，上面提到的几点，恐怕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新故事·新传说

沽 镇 悲 歌

周宝忠

一、显示枪法

雪后初霁，大地银装素裹。这天风和日丽，沽镇“鸿运”酒楼门前，车水马龙，鞭炮声声，一片欢声笑语。沽镇镇长吉金田的儿子成婚，在这里大宴宾朋。吉镇长西装革履，在一声声“道喜”声中迎接着客人。新郎名叫吉国华，在本镇派出所工作。父子俩一个当镇长，一个当民警，场面的热闹可想而知。

为了留下人生中这一最有纪念意义的场面，镇文化站的田景春肩扛摄像机，跑前跑后，摄个不停。

下午一点多，客人们一拨拨地离去了，惟有“雅六”这一桌喝得正酣。这一桌的来宾便是本镇派出所所长高伟和他几个朋友。今天属下结婚，他这个当所长的自然要开怀痛饮，况且两人的父辈是老友，平时的关系也不错，这酒自然喝得也最有滋味儿。直到两点，这些人才在吉镇长父子的寒暄声中踉踉跄跄地走出酒楼。

所长高伟人称“高衙内”，本县县委书记的儿子，30岁，平时仗

着老子的地位再加上自己的特殊岗位，飞扬跋扈，铐子掖着，手枪揣着，吆五喝六，看着谁不顺眼，他就可以随便给安个什么罪名，抓进所里暴打一顿。为此，镇里百姓背地里骂他是“瘟神”，对他敢怒不敢言。

高伟喝得脸似大茄子，一路风摆杨柳，一边走，一边继续着刚才酒桌上的话题：“怎么着？谁他妈的说我枪法不准？老子……老子打个活的给你们瞧瞧！”说着，拔出腰间的手枪，寻觅起目标来。

寻着寻着，他的眼睛定格了。他用枪指着前面的一个目标，说：“你们看，那儿有一条狗，老子……老子就让你们开开眼……”

几个人顺着他的枪口望去，只见前面不远处有一个修鞋摊儿，是本镇田鞋匠的。摊前小凳上坐着一个人，此人头戴一顶狗皮帽子，身穿老羊皮皮袄，正坐在摊儿前看田鞋匠修鞋。他头上的皮帽没系带儿，直挺挺地竖着。几个人见高伟看花了眼，拿人当成了狗，大惊失色，赶紧说道：“不，那不是……”

那个“狗”字还没出口，“叭！”高伟的枪响了。平时高伟的枪法就像他的人一样臭，今天也不知怎么让他一头撞到了狗粪上，随着枪响，那个修鞋的顾客被打中了脑袋，咕咚倒在了地上！

这一幕来得实在太突然了，修鞋的田鞋匠顿时吓傻了，直直地呆在了那里。随即省过神来，拔腿就跑，边跑边喊：“杀人啦——杀人啦——”

闻听喊叫，高伟的酒顿时吓醒了一半儿：“啥？杀人啦？谁杀人啦？”手枪“当啷”掉在了地上。几个同伙见出了命案，全都直了眼，其中一个道：“唉，所长，你闯祸了！”

镇长吉金田和儿子吉国华送他们出来，目睹了眼前这一幕，两人异口同声地道：“糟了！”随即向修鞋摊儿跑去。吉国华毕竟年轻，跑在了最前头，一见死在地上的汉子，顿时脸色煞白，对着呆若木鸡的高伟吼道：“所长，你……你怎么能随便开枪伤人呢！”

这时吉金田也已赶到了。他忙着招待客人，没喝多少酒，头脑非常清醒，立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高伟酒后误伤人命，按法

律视同故意杀人，况且是在非执行公务的情况下，性质更加严重。这就是说，高伟将难逃法律的追究，甚至得掉脑袋！吉金田连连叹息着，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高伟自知闯下了大祸，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骄横，如一只可怜的哈巴狗儿，赶紧乞求吉金田道：“吉镇长，不，吉叔叔，您快给想个办法救救我吧，我……我可不想进监狱……”

吉金田重重地叹了口气，看了一眼地上的死人，又看了看可怜巴巴的高伟，心中暗道：“事儿虽然出在高伟身上，可起因却是自家的婚宴，一旦事情闹大了，自己也难脱干系。再说自己是他爸爸一手提拔起来的，儿子警校毕业进派出所当民警，也是他爸爸一手给办的，不看僧面看佛面，必须想办法摆平这件事！”吉金田不愧为混官饭吃的老手，大脑一阵高速运转，顿时，一个绝妙的主意跳了出来。于是，唤过左右如此这般地布置起来……

二、反咬一口

这个被恶警高伟打死的汉子叫余茂才，本镇大余屯村人。说来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余茂才有两个孩子，父母常年卧病在床，为治病，弄得家徒四壁。不久前，父亲刚刚病逝，如今母亲又病得厉害，他今天是去镇里给母亲抓药的，顺便修一下鞋，不料横遭灾祸，被恶警当狗活活打死！

余茂才的尸体被运回了村里。妻子冯慧莲见此当即两眼一黑，昏死了过去。众人又是掐人中，又是拧胳膊，好一番折腾，冯慧莲这才慢慢缓过气来。见丈夫横尸而回，她如何相信这是真的！她一跃而起，凄厉地大叫一声：“孩子他爹——”扑到丈夫身上，号啕大哭：“茂才，茂才，你……你这是怎么了啊……”

哭声凄切哀恸，如一记重锤，重重地击在人们的心上，人们的心，都被揪得紧紧的，忍不住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院外的哭号惊动了余茂才病中的老娘。老娘闻听儿子死了，她

哪里会相信这是真的。一声声喊叫着儿子的乳名，一边挣扎着就往外爬，她要去屋外看看儿子。老太太重病在身，身体极度虚弱，爬出被窝便一头摔下炕来，当即头破血流，不省人事了。

众人刚刚救醒了悲痛欲绝的冯慧莲，见老太太又出了事儿，赶紧跑来抢救。然而，老太太一口气没上来，已经没了气息！只见她两只浑浊的眼睛大大地睁着，两只手直挺挺地伸着，还是欲往前爬的样子。

冯慧莲见婆婆又死去，顿时万念俱灰，哀哀地叫声“天——”，随即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孩儿他爹——等等我——”心一横，牙一咬，一头照着断墙撞去！

叔伯大哥余茂源手疾眼快，一把拉住了冯慧莲的胳膊，泪眼汪汪地吼了一声：“弟妹！你怎么能干这种傻事呢！茂才死因不明，冤仇未报，两个孩子还小，你必须活下去！”众人随声附和，紧跟着劝说。

冯慧莲肝肠寸断，见说，重又扑到婆婆身上，放声大哭。

转眼，余家又一具尸首停在了院中。

余家连丧二命，震惊了整个村庄。人们议论着，叹息着，商议要去镇上问个究竟，讨个说法。

正当余家族人准备采取行动时，村委会主任余树新风风火火地进了余家。

他刚刚接到吉镇长的电话，告诉他，余茂才在大街上公然抢劫田鞋匠的钱财，被派出所民警误伤。田鞋匠和在场的人都写了证言，铁证如山！让他做好死者家属的安抚工作，不许上告。镇里将给予10万元补偿，孩子上学，可免除一切费用。吉镇长特别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干系重大，只许办好，不许办坏！

村主任余树新也去参加吉镇长儿子的婚宴了，因他回来早，没有目睹那一幕。不过，他怎么也不会相信余茂才光天化日之下会抢劫田鞋匠的钱财，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可自己毕竟没有亲眼看见，也可能余茂才穷极生疯，一时糊涂，才做出这种事吧！

为了落实好吉镇长交待的任务，余树新颇动了一番脑筋。

自古穷人辈儿大。论辈分，余树新管余茂才叫叔，理应前去烧纸吊唁。余树新却不，而是摆出一副村长的架势，进了门，便唬下脸来，大声宣布道：“别哭了，别哭了，我刚接到镇里的电话，茂才叔死得不光彩啊！他是抢劫人家的钱财，逃跑时被派出所民警误伤的……”

他的话不啻于当空一个霹雳，冯慧莲闻听霍地一下子站了起来，她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是真的！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了，茂才是个忠厚本分之人，决不会干这种没廉耻之事！只见她走到余树新面前，双眼圆睁，死死地盯住余树新，一字一句地说：“你……你说什么？余茂才是抢劫人家钱财被打死的？放屁！这是哪个混账王八蛋说的？我要找他，我要为丈夫讨回公道！”

余树新知道冯慧莲是个烈性女子，必须镇住她！于是提高了嗓门儿，甩出几句硬邦邦的话来：“好啊，你有本事去讨公道好了！我告诉你，这件事是吉镇长电话里亲自跟我说的，人证物证俱在，你能翻得过来？只能是越闹越寒碜！死去的茂才叔脸上也会无光啊！”

几句话果然镇住了冯慧莲。她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不过她怎么也不会相信丈夫会做出这种事来。她重又扑到丈夫身上放声大哭：“茂才，你醒醒啊，你开口说话呀！这难道是真的吗……”

余树新见镇住了冯慧莲，心中暗自得意，接着又来了软的，变换了一下口气，拉起冯慧莲来到屋中，小声说道：“婶子，我看你就认个倒霉算了！自古穷不斗富，富不斗官，官不斗势。人死不能复生，你一个妇道人家能有孙猴子的本事？我知你家生活困难，借机向镇里央求给你救济补偿，镇里答应给你10万块钱，10万哪！这可是咱庄稼人一辈子都挣不来的！两个孩子嘛，我再跟镇里说说，争取免费入学。还有，你婆婆的死，与茂才叔的死也有因果关系，我再找找镇里，争取再给些丧葬费……可有一样，这件事就这么着了，不许再找再闹了，再找再闹也是自找寒碜，你一分钱也得不到。哪头轻哪头重，你好好想想吧！想好了，就跟镇里签个协议，我立马

给你拿钱来……”

就这么着，余树新软硬兼施，冯慧莲想想村长说的不无道理，她一个弱女子能怎么着镇里？况且补偿也不算少，当即与亲友们合计了一下，签下了“不找不闹”的协议。

就这样，镇长吉金田略施诡计，将一桩人命大案迅速摆平，高伟化险为夷！

三、揭穿真相

按习俗，亡者一般需停灵三天，供亲友吊唁，由于余家连丧二命，灵棚搭得很大，两口棺材停放在灵棚中，香烟缭绕，纸幡飘扬，阴气森森。孝男孝女们分跪两旁，凄惨哀伤的气氛压抑得人喘不过气来。

转眼到了第三天。这一天是死者下葬的日子。只见灵棚外来了位特殊的吊唁者。此人六十上下年纪，干瘦瘦，眼窝深陷，面色苍白，显得有些苍老。他便是本镇中学老校长李子彬。李子彬是本村人，曾在村中任教多年，余茂才、冯慧莲都是他的学生。

李子彬一进灵棚，顿时被眼前的悲凉气氛所感染，喉咙里像被堵着个东西。冯慧莲一见老校长来了，就像遭到欺辱的孩子见到父亲一样，一下子扑过来，跪在老校长面前，紧紧抱住了李子彬的大腿，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号哭：“老校长——老校长——茂才他……”

余茂才的一双儿女一见李子彬，叫声：“李爷爷！”一下子匍匐在李子彬脚下大哭起来，幼小的肩头在哭声中剧烈地战栗着。李子彬的胸膛顿时似潮水激荡，忍不住泪如泉涌！他俯身抱起最小的姐姐，默默地看着，孩子才五岁啊！童真的年华，本应享受如山的父爱，可……李子彬的心像被绞着似的痛。

半晌，李子彬放下怀中的姐姐，默默地走向余茂才的棺材，伸出一只手，在棺材上轻轻地抚摸着……蓦然间，一桩往事浮现在眼前……一次，他让学生们写一篇作文，题目是“诚实”。余茂才的作

文写得不长，但其中的几句话他至今还记得：“诚实，是一个人的为人之道，为人之道就是要不惧权势，不受诱惑，讲正义，讲正气，讲良知，诚实是中华民族之根本……”他给这篇作文批了“优秀”，并在全班进行了朗读和讨论……

李子彬回想往事，如一尊雕塑，久久地伫立在棺材前，一动不动。冯慧莲见老校长如此悲伤，哭诉道：“老校长，茂才不配当您的学生啊！他怎么能去抢劫呢……”

“不！”李子彬突然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吼叫，“茂才是清白的，他没有抢劫，他……他是被恶警当狗靶子打死的……”

“啊！你……你说什么？”

老校长的话，无异于平地爆响了一颗炸雷，令在场的人全都目瞪口呆！

此时，只见老校长已跪在了余茂才的棺前，双手捶打着棺材，连连地说：“茂才，我不配当你的老师啊！利益权势面前，我怯懦了，我……”

说着，老校长霍地站起了身子，眼泪一擦，高声说道：“乡亲们，茂才这件事整整憋了我两天两夜啊，简直生不如死！对着良知，对着天道，对着我学生不死的冤魂，今天我要把事实真相讲出来，大不了一个死！不然，我枉为人师几十年！”

接着，李子彬便将当时的所见所闻说了出来……

新郎吉国华也是李子彬的学生，再加上其父吉镇长的关系，他这个镇中学校长，自然也参加了婚宴。他不会喝酒，饭后便回了家。两点钟他去学校，路过鸿运酒楼，正巧看见恶警高伟醉酒拿人当狗靶子射击的整个过程。出事后他也跑了过去，并认出了余茂才。当时他怒火中烧，斥责高伟滥杀无辜。镇长吉金田将他拉到一边，严厉警告他，这件事一定不要说出去，否则，将有杀身之祸！为了进一步堵他的嘴，当天下午吉金田和高伟将他叫到镇政府，许诺将李子彬在家待业的儿子立马安排在镇政府工作，并悄悄塞给他两万块钱……

面对如此大的诱惑，李子彬犹豫了。儿子大学毕业在家已快两年了，此事成了他最大的一块心病。为此，他曾多次找吉镇长，然而终也得不到解决。如今，期盼已久的工作竟然来了，他怎么能不动心呢！这两天，李子彬经历了一场从未有过的心灵煎熬！一边是正义，是良知，一边是利益，是权势，他好难抉择啊！于是他怀着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前来吊唁。正义使然，天理使然，终于使他痛下决心，毅然揭开了事实真相……

余家人愤怒了！

全村人愤怒了！

只见李子彬挺了挺腰板儿，高声叫道：“拿笔来！我要写一纸证人证言，留给你们。我坚信，邪恶尽管能得势于一时，但终将邪不压正！来呀，这两万块钱留给你们作为伸张正义的费用！”说着，从棉大衣中掏出两沓尚未拆封的钞票。

做完这一切，老校长显得那样从容。他一把扶起跪在眼前的冯慧莲，叮嘱道：“孩子，挺起胸来！为茂才伸冤去吧，你的老校长永远和你站在一起！”说完，整了整衣帽，义无反顾地朝村外走去。

四、正义难伸

事实真相被揭露后，余家族人无不同仇敌忾！当即殡也不出了，将余茂才和老母亲的两口棺材装上拖拉机，打出“还我亲人”的白幛，去市里上访，要求严惩杀人凶手。

冯慧莲一身重孝，与两个孩子行进在上访队伍的最前面。

去市里上访，县城是必经之地。来到县城，消息早已不胫而走，顿时引来了无数的围观者。人们望着那白布横幅和两口血红的棺材，听着冯慧莲那一声声血泪控诉，无不义愤填膺，感叹连连。

消息也很快传到了有关部门。大街上迅速开来了好几辆小轿车，迎头拦住了他们。其中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说：“你们有事可以找县里解决，越级上访是非法的！”